

翻开这本书就像走入一幅尘封千年的神秘画卷，扑朔迷离，暗香浮动
遗失的玛雅，在光阴的裂缝中复活……

玛雅咒

玛雅古卷

冷千姿◎著

MAYAZHOU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光明古卷

玛雅咒

冷千姿◎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玛雅咒/冷千姿著. -北京:文化艺术出版社,2008.1

(光明古卷)

ISBN 978-7-5039-3478-0

I.玛… II.冷…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05169 号

光明古卷·玛雅咒

著 者 冷千姿

责任编辑 王 红

责任校对 李惠琴

封面设计 一大设计工作室

版式设计 文 韬
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

网 址 www.whyscbs.com

电子邮箱 whysbooks@263.net

电 话 (010)64813345 64813346(总编室)

(010)64813384 64813385(发行部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

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10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16

字 数 200 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5039-3478-0/I·1607

定 价 25.00 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随时调换。

(本故事纯属虚构)

被神选中的孩子，你若要寻找那被埋藏的跨越千万时空的秘密，唯有以生命为裳的东西方可助你掌握来去。司管钥匙的血裔是那穿梭云水的图腾，如今只能倾覆于尘埃。当序幕开启之时，众神的战车亘古隐匿于夜色苍穹，碰触之人将仰望圣殿的门扉。

遥远的未来迷失在遗失的过去，其力可逆天却身不由己。最后的太阳遗落在银色提拉斯的波澜上。被欲望玷污的圣物，将用折断的翼再次翱翔于天际。俯望远古的神话泯没于历史的旋涡，万神黄昏之时，只有哈陶尔才是永恒，太阳神的右眼所望之处，千年的双星交汇于时光的裂缝。

——《光明古卷》

(内容更精彩)

光明古卷

棋子们并不知道其实是棋手
伸舒手臂主宰着自己的命运

棋子们并不知道严苛的规则
在约束着自己的意志和退进
黑夜与白天组成另一张棋盘
牢牢将棋手囚禁在了中间
上帝操纵棋手，棋手摆布棋子
上帝背后，又有哪位神祇设下
尘埃，时光，梦境和苦痛的羁绊

——博尔赫斯《棋》

《棋》——

目 录

- 内容介绍 1
- 一、世纪婚礼 1
- 二、消失的新娘 5
- 三、永恒国度 12
- 四、东方来客 20
- 五、致命的邂逅 28
- 六、神秘邮件 35
- 七、绝色的伤口 41
- 八、“沪上歌后”司徒入画 50
- 九、塞洛城二十一层 C 座 61
- 十、曼谷之夜 69
- 十一、被偷走的记忆 74
- 十二、网 82

- 十三、三·一四谜案 92
- 十四、蓝凤凰,泪百合 101
- 十五、天使文身的男人 109
- 十六、镜子里的羽蛇神 118
- 十七、野人谷探险俱乐部 127
- 十八、郁金香 211 号 138
- 十九、童梦飘香 148
- 二十、埃及艳后 VS 精灵公主 161
- 二十一、Waiting Bar 169
- 二十二、玫瑰人生 176
- 二十三、噩梦归来 186
- 二十四、山洞的第九层 196
- 二十五、远古神秘病毒 205
- 二十六、黄金的诅咒 216
- 二十七、只有上帝可以救你们 226
- 二十八、被神选中的孩子 239

一、世纪婚礼

公元 1999 年 12 月 31 日，伦敦港。

冬季温暖的阳光流淌在碧波荡漾的泰晤士河上。

碧蓝的天幕下，波光粼粼的海面上，停泊着世纪末最豪华的游轮——波多黎各公主号。

“波多黎各公主号”是英国赫赫有名的“白金公爵”亚历山大·白金汉为纪念其母亲波多黎各皇室塔娜莎公主而造。它身长 1478 英尺，高 239 英尺，像一头巨大的白鲸，横卧在浩瀚的水面上。

今天是公爵大婚的日子，也是“波多黎各公主号”首航的日子。

公爵邀请了一千名尊贵的客人参加此次处女航，其中不乏王公大臣，名流贵族，商界大亨，学术权威。各界精英，汇集一堂。

23 点整，游轮上的所有宾客聚集在十二层的豪华宴会厅内，“波多黎各公主号”启航仪式正式开始。

耀眼的灯光下，东道主亚历山大公爵站在大厅正中。

这位欧洲政坛的传奇人物，约莫四十岁，脸颊修长刚毅，鼻梁英挺，双目炯炯，透出一股威严的王者之气，举手投足之间流露出与生俱来的优雅和尊贵。

公爵的臂腕里，是他美丽的新娘，被誉为“西班牙第一美女”的好莱坞平民影后，阿黛丝·夏莎。此时此刻，她的眼角闪烁着晶莹的泪光，幸福的微笑在唇边荡漾开来。就在今晚，这段历时九年的坎坷恋情，终于有了一个美满的结局。

新郎温情地望着新娘,用世界上最纯正的英语宣布:

各位尊敬的来宾,从现在开始,我,亚历山大·白金汉和我身旁的女士,阿黛丝·夏莎,正式结为夫妻。在今后的日子里,不论贫穷与富贵,不论疾病与健康,我们将相互依赖,相互扶持,不离不弃。我,亚历山大·白金汉将用我的整个生命来爱护我的新娘,美丽的阿黛丝·夏莎,我会尽我所能来关怀她,呵护她,让她成为天底下最幸福的女人。

说完,他微笑着打开一个镶满红宝石的翡翠匣子,从中取出了一条精美的项链。

项链用极品白金锻造而成,雕刻着复古的哥特式花纹,古老神秘,奢华高贵。链身镶嵌着十二颗熠熠生辉的猫眼红宝石,璀璨夺目。项链下端,坠着一枚硕大的血色琥珀,约莫鹅蛋大小,呈水滴状。浓重妖娆的红色中,包裹着蝶翼般轻盈空灵黑色花纹,宛若一颗放大的血滴,映着如血的残阳漫天飞舞的落霞,绽放出绚丽夺目的光彩。

它就像一块巨大的磁石,顷刻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。各色的瞳孔不约而同地睁大,众人情不自禁地屏住呼吸,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惊讶。

四周是死一般的寂静,静得仿佛连空气都忘记了流动。

“琥珀之王!”三分钟后,克丽斯汀拍卖行首席拍卖师乔治·潘兴奋的呼喊声打破了这令人窒息的沉默。

这位世界第一的珠宝鉴定师一发话,大厅上下顷刻炸开了锅。

“天哪!是它!真的是它!”

“血琥珀!凤凰涅槃!”

“太美了!太美了!不愧是传说中的琥珀之王!”

“琥珀之王”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琥珀,它有一个美得令人心醉的名字:凤凰涅槃。只有这样的惊心动魄,才足以形容那种浓烈霸道的美。然而,美丽仅仅是其次,更使它具有传奇色彩的是,它来自闻名世

界的“琥珀屋”，是“琥珀屋”中最美丽最名贵的琥珀。

“琥珀屋”始建于18世纪初，坐落于柏林郊外的波兹坦皇宫内，造型庄严俊美，室内镶嵌着大量琥珀王国中的精品，色彩明艳，清澈剔透，闪烁着一种难以形容的美妙光辉，流光溢彩，美不胜收。

或许正是由于“琥珀屋”无与伦比的美，令上帝嫉妒不已，它的命运坎坷，几经沉浮。

“琥珀屋”初建成时，它的主人普鲁士国王鲁道夫对它赞不绝口，整个普鲁士民族也以之为豪，它曾一度成为这个民族的骄傲。然而，好景不长，没过多久，板壁上的琥珀脱落下来，摔得粉碎。鲁道夫因此大发雷霆，将“琥珀屋”从皇宫中移出，搁在一旁，从此不闻不问。就像一位失宠的妃子，“琥珀屋”的地位一落千丈，但这仅仅只是故事的开始。

1716年普俄结盟后，普鲁士国王将其作为礼物送给俄国彼得大帝。彼得大帝欣喜万分，他在给皇后的信中写道：“我将送给你一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珍宝。”第二年，载着“琥珀屋”的大船漂洋过海，经过波罗地海运回彼得堡，可还没来得及将其安置，彼得大帝便与世长辞，“琥珀屋”再度被人遗忘。

二十年后，一个寒冷的冬夜，彼得大帝的女儿叶·彼得罗夫娜女皇坐在温暖的壁炉旁回忆往事，脑海中浮现出儿时初见“琥珀屋”时的惊鸿一瞥，心中一动，当即下令对“琥珀屋”进行改造，使之成为皇宫的一部分。改造工作相当出色，可谓巧夺天工，女皇大悦，将“琥珀屋”作为议政阁之用。

两个世纪后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，战火烧遍了整个欧洲大陆。乱世之中，闻名世界的“琥珀屋”同样难逃厄运，纳粹特务机关将它拆卸后运往德国柯尼斯堡的琥珀博物馆。

1945年2月，苏军攻下柯尼斯堡后，曾组成阵容强大的“琥珀屋”搜寻队，发誓不惜一切代价，寻回“琥珀屋”。他们对柯尼斯堡展开地毯式搜索，最终却一无所获。

后来，搜寻队在研究了大量资料后，发现柯尼斯堡美术馆的馆长

光明古卷·玛雅咒

罗德博士在“琥珀屋”的下落方面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。据说他曾负责柯尼斯堡琥珀收藏品的工作，“琥珀屋”秘密运到柯尼斯堡后，便交给了他，还曾在小范围内进行展出。然而，柯尼斯堡解放后不久，这个德国人便暴病身亡，从此，“琥珀屋”的下落，便成为了一个不解之谜。

“传说此琥珀是千年前美人鱼临死前的眼泪凝结而成，它象征着亘古不变的誓言，无怨无悔的真爱。”公爵温情的话语将大家的思绪从尘封的历史中拉了出来，“阿黛丝，让我们的爱像这美丽的琥珀一样，成为天地间永恒的童话。”

他深情地凝视着身旁的爱人，将爱情的见证戴在了她纤细的颈上。血琥珀宛若天地间最美丽的奇葩，在她白皙的颈上绽放着瑰丽的光芒，雍容大气却又不失神秘妖娆。

新娘的脸颊泛起了一抹甜蜜的桃红，她轻轻踮起脚，在新郎英俊的面颊上轻轻一吻。

四周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。所有的人，都为这对浓情蜜意的璧人祈祷，祝福他们历经艰辛的爱情，最终有了一个幸福美满的结局。

七色的礼花从海面上升起，在深蓝的夜幕中飞花碎玉般盛开，绚烂如天际悬挂的虹，轻盈似天边飞舞的霞，在浩瀚的海面上飘零，尘埃落定，刹那芳华。

新年的钟声在涅槃的烟花中徐徐敲响，伴着人们对新千年的美丽憧憬，“波多黎各公主号”扬帆启航，冲破无边无垠的夜色，向朝霞升起的地方驶去。

二、消失的新娘

公元 2000 年 1 月 1 日,清晨,5 点 47 分。

睡梦中的海面宁静美丽,新千年第一缕温暖的阳光化作一柄金色的利刃,刺破夜女神深黑的锦袍,在碧蓝的海面上洒下一把璀璨的碎钻,刹那间,水天相接的地方,升起七色的霞光。

漫天飞舞的霞光中,一个白衣的少年立在船头。海风很大,吹乱他漆黑的头发,扬起他一尘不染的衣裾。而他的背影却纹丝不动,那样沉静,那样倔强,宛若一尊绝美的雕塑,融化在这迷人的玫瑰色中。

这样美好的日出,又岂能辜负呢?

少年目不转睛地眺望着浩瀚的海面,手中捧着一台 DV 机,神情虔诚而专注。

忽然,一个黑影掠过镜头,像黑色的水鸟擦着海面轻盈地飞过。

镜头拉近,那是一个蒙面的黑衣女子,身段轻盈如飞雁,动作矫捷如驯鹿。清风吹过,撩起面纱的一角,露出半张小巧的脸,仅仅只是一个侧面,却已美艳绝伦!

就在他惊叹之际,女子闪电般登上了一艘白色的快艇。

少年修长的手指情不自禁地一颤,不动声色地从衣袋里掏出一个银色的小东西,向上一抛,不偏不倚地落在了快艇尾部的杂物中。

仿佛恶作剧得逞的孩子一般,少年侧过头离开,嘴角浮现出一抹浅浅的笑意,有如孩童般清澈透明,又带着几分桀骜不驯。

五米开外的查尔森侯爵有幸目睹了这个足以俘获无数少女芳心

的迷人微笑，不由得停住了脚步，细细地打量着这个奇怪的少年。

十七八岁的美少年，身材修长挺拔，面容冷艳俊美，皮肤白净如陶瓷，头发泛着黑玉般淡淡的光泽，一双狭长深邃的眼睛透出丝丝妖娆的雾气，而那瞳仁，漆黑如暗夜，清冽如寒星，就像一泓最毒的药，摄人心魂。

这就是自己要找的人？那个大名鼎鼎的侦探？

侯爵深吸了一口气，眼里有掩饰不住的失望。侦探不都像大卫·柯南道尔笔下的神探福尔摩斯那样吗？深沉而不苟言笑的中年男人，极具穿透力的双眼下是一个极具特色的鹰钩鼻子，叼着烟斗。可眼前的人，分明是一个明艳照人的美少年！

“你是来找我的吗？”少年歪着头望着他，眼神纯净无邪，“公爵还好吧？”

“这个——”查尔森侯爵一愣，急忙道，“你怎么知道——”

“嘘——”少年将手指竖在唇边，轻声道，“公爵遇袭，血琥珀失窃，这件事情越少人知道越好。公爵虽无大碍，但此事一经传出，势必会引起不必要的恐慌。”

“你——”侯爵像看妖怪一样看着眼前的少年。这件事只有公爵本人以及自己的六名亲随知情，这少年又是从何而知？

“你们来晚了一步，那个黑衣人已经乘快艇从那个方向逃走了。”少年指了指远方，海面上早已不见黑衣女子的踪影，水天相接处，一片风平浪静。

料事如神！侯爵不可置信地看着少年，眼里写满惊讶。

少年看出了他的疑惑，解释道：“第一，您的衣服扣子扣错了，作为一个尊贵的皇族绅士，正常情况下绝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，一定是有什么突发事件，让您心慌意乱，六神无主；第二，作为公爵的堂弟，您此行的任务是保护公爵夫妇的安全，对于您而言，最坏的事情，莫过于公爵遭遇袭击；第三，史密斯博士正在那边的甲板上打太极拳，你没有去请他为公爵医治，而是找到了我这个业余侦探，可见公爵的伤势并无大碍；第四，凶手既然不是为人而来，那便是为财而来，而那价值连城

的血琥珀，恰好放在公爵的新房之中。”

少年的一袭话，彻底地打消了侯爵心头的疑虑，他虚心地请教道：“纪少爷，依你看，我们应该怎么做？”

“带我去见公爵。”少年停顿了几秒钟，补充道，“另外，派几个人去检查游轮上的直升飞机，一会儿也许用得着。”

“就这些？”侯爵不禁皱眉，“那艘快艇去追吗？”

“不必。我想，快艇的主人已弃它而去。”少年抬起手腕，看了看手表，道：“快艇现在停在东南方二十七海里外的地方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侯爵的眼里闪过一丝惊异，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少年恶作剧般抛下的小玩意，竟是一个微型卫星追踪器！

“眼见未必为实。”少年面无表情地望着海面，忽而转过头来，露出一个明媚的笑容，“而以貌取人，更是愚蠢之至。”

游轮三楼，富丽堂皇的新房中，静得连一根针落地的声音都听得一清二楚。

身穿睡袍的亚历山大公爵，倚在镂金的床头，神色凝重。

此刻他的面色苍白，容颜憔悴，仿佛一夜之间苍老了十岁，连那炯炯有神的深蓝色眸子也失去了光彩，唯一不变的，是那眼神中的坚毅和果决。

他的目光落在手中的一张简历上，那是管家从游轮上上千名宾客的档案中挑选出来的。

纪风涯，亚洲“金融之父”纪长空之子，盛世财团继承人，擅长推理破案，心思缜密，机警敏锐，胆识过人，有勇有谋。

1982年冬出生于上海，1991年移居香港，1997年考入香港皇家警察学院，1998年夏获得学院“福尔摩斯奖”金质奖章，1999年10月受邀加入“世界古老灵异现象及未解之谜研究委员会”，成为灵学会最年轻的成员。

迄今为止，他已成功破获数十起奇案悬案，其中包括著名的“波西米亚黑珍珠案”、“香水街失踪事件”、“三叶草连环杀人案”，是当今

世界首屈一指的少年侦探，受到联合国维和部队总指挥威廉姆斯上将的赏识。

“禀报公爵，纪先生到了。”一个白衣的侍者走进帐内。

哈哈，想不到我堂堂白金公爵竟要寄希望于一个比自己小两轮的毛孩子。他苦笑着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请纪先生进来。”

白色的纱幔向两边缓缓分开，一个白衣的英俊少年从容地走进来。

皮肤白净如瓷，如墨的头发泛着黑玉般温润的光泽，容颜冷艳俊美，浓密的眉毛下，是一双狭长深邃的眼睛，黑色的瞳仁亮若寒星，却又依稀笼罩着一层妖烧的雾气，亦正亦邪，令人捉摸不透，鼻梁像欧洲人一般英挺高耸，嘴唇柔软红润却又棱角分明。

刹那间，公爵眼前一亮，他仿佛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，外表冷漠，内心柔软，敏感锐气，桀骜不驯。果然是自古英雄出少年。他心下欢喜，微微起身，示意少年坐在床沿上，道：“你就是盛世财团的纪公子？”

“我有自己的名字。”少年安静地注视着他，“我的名字叫纪风涯。”

“纪风涯！好！我记住你了！”公爵大笑，不知为何，心间的阴影似乎也淡了不少，开门见山地道，“你是我所知道的最出色的少年侦探，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。”

“我相信您的眼光，更相信我自己。”少年的嘴角微微上扬，露出一抹自信的笑容。

环顾四周后，他微微皱了皱眉，在这间金碧辉煌的新房中，除了自己，只有公爵和四名随从。新娘呢？这个时候，她应该寸步不离地守候在丈夫身旁。

“夫人呢？她不在房中？”

“这正是我找你来的原因。”公爵稍稍明亮的眼神顷刻暗淡下来，缓缓道，“阿黛丝不见了。”

“不见了？”少年心中一惊，眼里浮现出黑衣女子美丽的侧脸，莫非刚才乘快艇出海的黑衣女子便是乔装后的新娘？

他很快镇定下来：“我想知道当时的情况，越详细越好。”

“当时，天还只是蒙蒙亮，阿黛丝醒了，她轻手轻脚地下床，捧着枕头下的琥珀项链走到墙角的梳妆台前。我躺在床上，半眯着眼睛，透过镜子安静地看着她。她细细地端详着项链，看得出来，她很喜欢它。她甜蜜地笑笑，将项链放在梳妆台上，俯身从抽屉里拿出装项链的匣子，打算将它收好。就在这时，梳妆台后忽然蹿出一个黑影，一把抓起梳妆台上的项链，向外跑去。我这才看清，那是一个身材瘦小的黑衣人。阿黛丝很快反应过来，急忙追上去，一把拽住项链下的琥珀坠子，二人谁也不肯松手，就这样僵持起来。我立即下床，正要跑过去，却见眼前忽然出现一片瑰丽的红光，待我回过神来，阿黛丝竟然不见了！那个黑衣人已跑到了门边，我追过去，不料却被他一拳打晕过去，醒来之后便躺在了这儿。”

“这么说来，那片红光出现后，新娘便消失了？”纪风涯心中似乎明白了八九分，“那红光是什么样的呢？”

“那红光很明亮，但却异常柔和，一点儿也不觉着刺眼，就像是天地间最好的宝石发出的光芒……”忽然，他的声音凝固了，片刻才从喉咙里发出几个古怪的音节，“我——知道——了！是它——血琥珀！”

“不错，正是血琥珀。”纪风涯幽幽道，“关于血琥珀是邪灵化身的传言，相信您一定有所耳闻。”

“邪灵化身？简直是一派胡言！”公爵打断他的话。

“对未知的事物武断地否定，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做法。”纪风涯话锋一转，“我想知道，你是怎样得到血琥珀的。”

他深吸了一口气，身子重重地靠在床头，眉头紧锁，似乎在回忆什么，一言不发。忽然，他像触电一般浑身一颤，深蓝的眼睛里流露出深深的恐惧，自言自语道，“难道，他说的居然是真的？不，不可能！”

“他？”纪风涯心头一紧，“他是谁？”

“他是血琥珀原来的主人，威尔逊亲王。”

威尔逊亲王出身于欧洲最富有的荷兰王室，是荷兰女王贝亚特丽克丝的长子。他是珠宝古玩界的传奇人物，当今世界最伟大的收藏家，

他名下的奇珍异宝，足以和大不列颠博物馆及卢浮宫媲美。

“我和威尔逊亲王私交甚好。两年前，一个偶然的机，我在他的书房内见到了那枚血琥珀，当即被它的美丽所折服。于是，我提意用世界上最大的蓝宝石‘克什米尔之星’和他交换。威尔逊犹豫片刻后告诉我，那是一颗不祥的琥珀，相传在那琥珀里寄居着一个嗜血的邪灵，它是血魔的化身，蕴藏着某种神秘而邪恶的力量。十一年前，他的女儿伊莎贝拉公主便是在玩血琥珀时失踪的。然而当时我鬼迷心窍，一心想得到那颗琥珀，竟丝毫没有理会他的劝告。最后，在我的一再坚持下，我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它。”

莫非小公主是被这寄居在血琥珀中的邪灵所吞噬？纪风涯的眼里闪过一丝忧色：“你认为威尔逊亲王的话可信吗？小公主的失踪与这血琥珀有关？”

“当时我以为那不过是耸人听闻，但现在看来，威尔逊所说的一切，并非空穴来风。记得当时，他还对我说，老朋友，我可不希望有朝一日在早报的头版头条看见你失踪的消息！没想到还真被他一语中，现在真的有人因血琥珀而失踪，只可惜，失踪的人不是我，而是我心爱的妻子……”他说着，眼睛里依稀有些泪光在闪烁，“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好不容易才走到一起，却是这样的结局！”

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只是未到伤心处。纪风涯心中叹息，没想到一向以强势、冷血著称的“白金公爵”，竟也有柔软脆弱的一面。

这时，两个白衣的男子走进帐内，恭敬地道：“报告公爵，我们已经仔细检查了游轮的每个角落，并未发现夫人的踪影。另外，经证实，东南方向三十四海里处有一艘银白色的快艇，艇上空无一人。”

“啊！是血琥珀带走了阿黛丝，又怎么可能在游轮上找到她呢？”公爵望着身前的少年，眼神迷茫，“我该怎么做？阿黛丝是我的妻子！我绝不能失去她！”

“游轮的安全措施极其周密，若有人想浑水摸鱼登上游轮只怕是痴心妄想。我听说，游轮上的一千名贵宾都持有公爵亲笔签名的带有